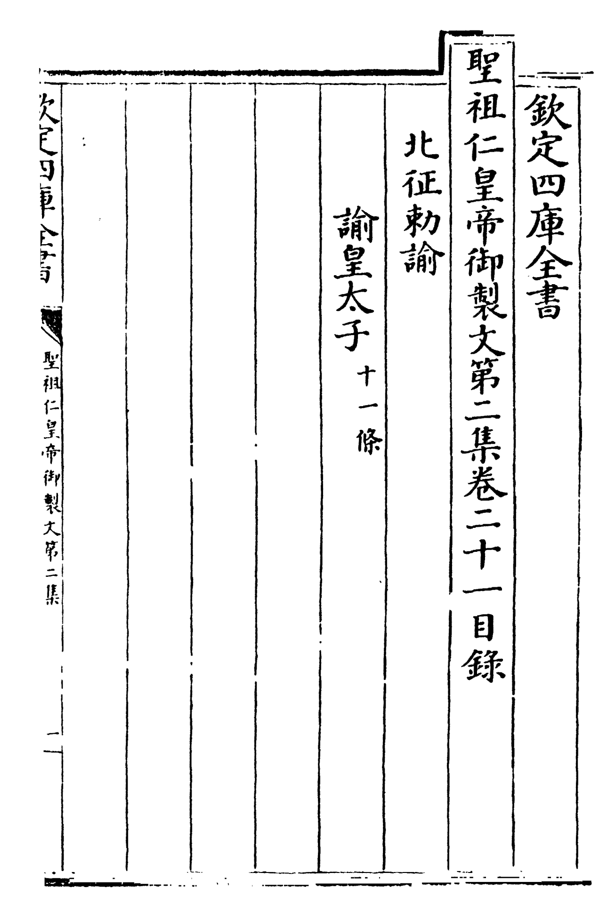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目録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朕躬安好此行較前不同諸物豐盈天時頗佳每日愉快以行閒塞外今年暄燠問馬習言沿路水草俱佳野多兔山間有獸殆可遣懷每年進獻

皇太后禮物汝於初三日親身詣送朕亦續遣太監賚

進途中所有數種物也此書書畢適根敦代青貝勒書至來人云聞皇上親統大兵剿滅噶爾丹我貝勒領兵前赴惟期擒獲噶爾丹以立功勞有精兵千餘但馬略少耳玆併以尚書班第書發往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撫遠大將軍領侍衛内大臣伯移咨理藩院為知會事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未時厄魯特之人阿玉西

來投順云我自阿濟爾布都諾隨丹即拉回至翁金貯米地方於本月初六日早見翁金之兵起營我等在旁潛伏俟其絡繹前行丹即拉率衆衝突欲搶馬䭾行李其殿後大兵隨放礮銃拒戰在行李之前兵馬亦回顧夾攻我厄魯特敗遁而西次日天晚下營我遂逃奔前來等語其投順之阿玉西乘汝衙門筆帖式詹住回京之便將去此文并人於二十八日晚間到問阿玉西對云此番搶米非丹即拉本意衆人言翁金現在有米與

其餓死不如取而食之於是前往行及一程遇我哨兵擒喀爾喀三人遂隱伏山坡待我兵迤邐前行從中衝截守米之兵不及甲冑鳴笳首尾夾攻𠞰擊四次隨即敗遁彼一路見有厄魯特死者十餘人别無所見又問我兵曾失利乎彼云丹即拉曾傳勿殺人止搶米之令勿言殺人并厄魯特之馬反損失多矣丹即拉脱身後甚是悔云惟思清水捕魚水雖已渾魚終不得將如之何氣忿至極其馬俱羸弱徒步者衆在我之後接

踵而來者尚多先示大略俟有報至再傳諭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諭皇太子

朕此番出行頗為欣愉無所掛懷地方亦較獨石一帶為優聞口外更佳野兔繁衍而沿邊多獸因選新滿洲前往捕獵汝可諭令敬謹飼養馬匹其衆人之馬朕分撥已於大同飼養根敦代青貝勒進五月前所捕得黑狐一貂鼠一猞狸猻一寄汝銀鼠二百進

皇太后為此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二日

諭皇太子

朕於二十九日度察罕拖羅會嶺駐蹕於喀喇巴爾哈孫之地是日閱鑲黃旗牛羣其數至一萬六千頭毛色甚佳三十日駐蹕於昂古里湖地是日閱右翼達卜孫腦爾之馬羣其數至一萬匹整齊肥壯不可言喻初一日駐蹕於俄羅特布拉克之地是日閱正黃旗牛羣其數一萬六千頭羊七萬隻蒙古王等以下喀爾喀厄魯

特之人咸以為奇云自我祖宗以至於今但有牛一二千頭遂稱極富從來未聞有至萬頭者今見馬匹無論大小盡皆肥壯光澤羊隻甚肥曩時亦曾聞朝廷之牧畜蕃多或以為告者太過未之深信今目擊如此始知我皇上諸福駢集羣相驚異讃頌向來聞張家口外甚寒自今觀之頗覺和暖河亦未凍或一處始有薄冰草雖黄而草根尚有青色夜間帳幕中不必爇火人服緜衣皮褂者甚多聞他年亦不如此較之哨鹿之地甚為

温暖朕行蒙古地方多矣似此佳處未之見也此皆
聖祖太宗皇帝幸歸化城時所指之地遺於子孫牧圉
日增孳息日盛也宜哉圍獵時觀之兔雖不甚多亦不
稀少地極平坦可以此奏
皇太后知之阿爾薩闌衛寨桑以其幼主阿里牙來今
令赴京師亦與車林渣布一體恩視學士拉西識其人
可令彼通譯車卜登貝勒之母亦詣朕前令其赴京此
人

皇太后亦知之可令進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初二日駐蹕於瑚瑚厄爾吉偶率牧羣蒙古射獵初三日

皇太后誕辰未啓行初四日駐蹕招哈初五日駐蹕和岳爾湖初六日駐蹕於巴喇特郭爾蒙古之男婦老幼日來迎者無數爭獻湯羊至數百隻并酥酪醴酒之物俱賜銀收納自軍士以至僕役食之不盡令已行過牧

所至正黄旗正紅旗察哈爾地方生計亦好蒙古王台吉等言牧地蒙古八旗察哈爾兵丁生計較之我等台吉為優此時行路甚易牲畜既肥水草亦便即今天時猶暖潢潦之水夜則微凍風吹即融有衣裘者亦有未衣裘者自招哈山巒重疊樹木全無頑石磊磊朕之此行心甚和豫扈從者亦甚豐饒費揚古處咸朕兵卒誰日餉以牛羊朕殊為軫念發銀五千兩送至費揚古軍前令購牛羊食之此等情事繕寫奏聞

皇太后并令宫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初九日

諭皇太子

初七日駐蹕胡魯蘇泰河有兎初八日駐蹕莫海圖兎少初九日駐蹕喀喇烏蘇麾頗多初十日駐蹕於察罕布拉克岱哈廟在大道之南三十里過杜白忒嶺往觀之廟漸傾圮岱哈水泊北岸有一湯泉水温喀爾喀之塞楞阿海王駐牧其地言今年樹藝大穫生計較前甚裕乃觀其情狀仍然貧寒者因其人頗優故賜牲畜五

百歸途過烏兒圖嶺至朕御營自此山多樹木間見林藪山佳而壑險十一日過折兒德莫敦嶺駐蹕喀喇河朔野雉叢集山谷狹隘兩崖雄峻而難捕覲之類哨鹿之地亦有各種野畜然不多十二日未至歸化城四十里駐蹕於白塔之前兔少雉多狐亦有之地不足取且多鼠穴絕無平衍十三日抵歸化城城之老幼男婦數萬人衆持香迎於郊郭稽顙奏稱我兩土默特自太宗皇帝至今五十九載其所貢賦者馬幾二百匹部

員來時應馬二匹其撥什庫應馬一匹夏捉雄鹿掘石青秋則徵雛鷹冬則獵取野豕兼納狐皮因賦役甚重困苦已極聖主洞鑒一切賦役盡行豁免已六年矣此恩此德如天地高厚每思如何得一叩天顏不意駕臨荒野之地永增輝光我等愚氓亦有得瞻天顏之日乎歡聲大震因朕不收其牛羊皆殺而去毛其雞鴨鵝豬則烹熟之各戴於首再四求受心極誠切來人目覩之欲將此物令其擕去恐稽時日玆因示至歸化城之期

附獻

皇太后乳酥一匣肥雉十蹙一製糜米一袋餘所進獻之物朕之太監與來人一同前往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朕在此不知雨雪風寒今已至歸化城所行徐緩每日移營二三十里或四十里愛惜馬匹故一騎未曾損失且無跛蹶康熙三十五年十月十三

日

諭皇太子

十四日從托音胡圖克圖寺移於南闕下營十五日駐宿整備大宴達賴喇嘛之使達賴汗之使瑚瑚腦爾八台吉之使歸化城喇嘛察哈爾之將士歸化城之將士俱賜筵讌甚衆盛華整十六日駐宿遂於西勒圖胡圖克圖寺觀看儺舞十七日至二十日皆駐宿此數日自早至夜分無有暇時從四方來之蒙古喇嘛及王與妃

等以至兵民婦女咸集進獻駝馬牛羊食物者絡繹不絕或有至貧苦之人亦持馬絆絡首偹革而來以獻其忱自軍中來喀爾喀之善巴親王諾鼐親王毛明安之班第貝勒渣薩克之台吉納爾布白孫之車陳即農吳爾占厄爾即亨之滚占哈坦把圖爾喀爾喀之黙爾根訥顏之弟開木純等有名目之人問噶爾丹信息答云我等在軍前知之甚詳噶爾丹信息今已急迫噶爾丹所居之地原係我等所居極其寒冽所食者雖無猶可

食人馬之肉至衣服無有一夕遭遇極寒惟有凍斃而已更將何法以禦之我等杭愛山之地亦將為我困噶爾丹矣朕在此日事利濟人之離散者令其會合聞何處有彼婦人稱子即以價贖之令其完聚故投降者不絕因係善事而送出者亦衆九月初一日費揚古伯所調右衛之兵前已疲勞又無馬匹徒然調發以致困苦令回師將至故令親近侍衛馬武帶牛五十隻羊二百隻湯羊十隻往迎及到近地朕親於黃河岸迓而宴之

乘便於鄂爾多斯之地圍獵觀其形勢軍士從京師乘來之馬俱於大同府餧養聞其甚肥壯現今隨朕前來之人皆乘牧羣之馬騎而來其略瘦者即換新得肥馬乘騎尚有餘剩駝馬之價甚賤駱駝佳者不過三十金肥馬不過二十金此際未得噶爾丹確信堵截剿滅皆周詳謀畫以行可將此繕寫奏聞

皇太后并交與顧太監宮中咸令聞之朕在此雖無暇而意趣甚佳但得一二小物亦必恭進

皇太后羊膾乃朕親視用灼石炙熟去骨包裹送來朕在此食之甚有味但已熟者及至京師未知何若不可再烹蒸食之良佳又歸化城耆老製為歌詞歌之語雖粗鄙亦有是處皇太后及妃等聞之一笑故并寄去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日

諭皇太子

二十一日早從噶爾丹處厄魯特二人來降日中時又

有厄魯特二人來降朕於此輩俱加賞賚中有一人其妻為我軍所獲彼一至即令完聚兩人相抱痛哭蒙古王等以下無有不下淚者皆喜悅稱為善事詳問之答云丹即拉回於十九日至枯倫白爾七爾地方見噶爾丹告之曰大兵各處堵截我詐稱投降用計而出噶爾丹甚嗟歎言我等專望於爾今將何以存活且兵又堵截此地不可留可往哈密取糧而食故於二十一日前往我等隨行一二日復向此而來途中賊盜甚多互相

殺奪等語若果往哈密乃其絶地噶爾丹必為我所擒矣彼一帶地方堵截俱已完密更無可慮今後投降者當益衆陸續聞之二十一二十二日駐宿二十三日向黄河岸啓行我軍之馬皆肥壯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好汝佳否此地尚爾温和河亦未凍著綿衣者甚多貿易擔荷之人猶不衣裸袒而行其土著年老之

人皆甚以為奇言自我等祖父以來此時河水無冰風霜雨雪皆無如此暄暖嚮所未聞朕觀之亦與京師無異朕但御薄羊裘綿套騎射時尚覺汗出也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諭皇太子

朕二十二日仍駐歸化城其北山下有二寺往視之二十三日觀射及角觝二十四日始自歸化城行三十三里駐蹕於河津邨之南歸化城老幼依戀繾綣揮淚道

左二十五日駐宿是日右衛官兵二千五百人至朕躬出勞多備牛羊飯食親饗之闔營軍士歡聲動地朕駐蹕歸化城時各處多獻俘者皆給銀收納有各種工藝及彈箏唱歌者内一老人善謳其名雅克西年六十五歲胡曲最精善言說尤長滑稽初見朕時賞以衣帽賜食并茶酒彼稽顙畢乃點首攘袂瞪視良久以手指朕曰所謂大丈夫者是耶膽氣如此勇略如此以敵國之臣而臣之以敵國之歌者而使歌之如此國富兵强乃

不事驕侈但利濟羣生完聚離散惟務積德兹復何言天下諸國實無與敵俱為臣僕理所必然耳於是叩首而坐方其以手指朕初發言時左右訝以為醉及聞其語莫不以其人雖鄙而言亦有合於理云有一搊箏者名齊倫其技亦精二十日駐蹕於達爾漢拜星自離歸化城向西南行地皆寛坦新設御屯於此所闢田畝耕之不盡所產柴薪用之有餘塞外諸地未有如歸化城之一望平曠也且草茂水佳朕隨從諸人未聞有病者

阿米達桑格周卜世明珠等雖年老而色豐腴可知其風土之佳矣凡此皆隨手書之雖屬細末然朕在外之

襟懷欲令聞知故以示汝可繕寫奏聞

皇太后幷令宫中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至四

臣永瑢恭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顧重光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目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二十七日駐蹕於里蘇邨二十八日駐蹕湖灘河朔漢人稱此為脫脫城此即黃河之岸向彼岸仰射之朕躬及皇長子新滿洲與善射者射過甚易波流亦緩不可與南方黃河相比若較天津入海之河甚狹者尤狹二

十九日駐宿是日早鄂爾多斯之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渡河來見朕詣河干將河測量其闊五十三丈仰射而過五十餘步於是登舟朕與新滿洲逆流舉棹以試水勢船猶可行惟船之器具不佳不便用力衆蒙古等皆驚訝以為此黄河逆流行舟自我祖宗累世以來嚮所未聞往來過渡試之斷不致飄往下流現流冰凘衆人難以全渡惟冀其早凍耳自古以來過十月下旬未有不凍者京師水泊冰結之日可記之報聞自歸化城

至黄河岸一百七十里自黄河岸至沙虎口一百七十里亦未經丈量到黄河之日初覺寒冷與京師凍河之日相似在此衣灰鼠羊裘狐腋其年老之人衣略加厚厄魯特赤馬一匹遣送皇太子馬甚佳足健而善走又甚調良以豆飼肥更不知若何又此處喀爾喀所産羊或係水土之故食之味甚厚朕故親視用水烹熟因候凍河閒暇無事親手執刀去其骨置匣中遣送可恭進皇太后前三十日初一日駐宿初二日早蒙古等來報

稱距此地五十里西爾哈地方今夜凍冰二段每段有一里餘我等官長皆以為奇先遣我來彼衆人行走試看若可渡則即來奏聞於是差嚮導官特庫斯等往看又念此時若送盛京所進之物驛遞勞苦朕此處各種食物皆有之但鹿尾鹿舌各五十鱖魚鯽魚赭魯魚到時少許送至其他大魚鰉魚朕所不食野雉亦勿送來此地多而且肥橘子柑子等物雖到亦勿送來果麪諸物此地自寧夏取來食之麪甚佳雖御用好麪製為餅

餌以之相比猶覺稍黑而硬寧夏之麪白而柔細雖多食之亦易消化葡萄亦佳其名公領孫大葡萄之帶環繞有小瑣子葡萄曩時常食瑣子葡萄而未見其如此結實亦覺奇異產棃亦佳初三日早遣人渡河將鄂爾多斯王貝勒貝子公等所獻稱為馴良之馬百二十二匹內四十匹所獻馬三百匹內一百二十匹令驅赴黃河彼岸馬鞍從船渡過渡時見氷淩貼於兩岸河水比朕初到日不同水波不興與渡暢春園之河相似截流

徑渡兩岸蒙古等俱合掌稽首相與約誓云此乃我等累世所居之地此河尚且如此效靈更有何人於我皇上之前敢萌異志於是乘其馬歷二時布小圍三次向來言鄂爾多斯之地洵不虛也伊等圍獵嫻熟雉兔復多此地雖有沙岡然皆平阜草多蕠生馳騁并無可慮朕自幼聞鄂爾多斯之兔今親見之圍獵畢申時照前渡河至駐蹕處日暮時特庫斯等來奏從西爾哈地方河之上流皆凍伊等往來渡試不致阻誤朕初四日駐

宿初五日向西爾哈渡處移營觀之輜重可渡則渡若稍可虞則駐宿一二日此等事俱繕寫奏聞

皇太后宮中咸令聞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初四日晚降來之厄魯特布達里奏稱於十月初四日起程噶爾丹兵餘數百食用既乏天時寒冽潰散逃亡者甚多亦有死者伊之領事寨桑土謝圖諾爾布率衆來歸尚未至等語噶爾丹雖云前往哈密令諮訪知彼

地勢之人及喀爾喀皆言齊七克孔俄羅阿即爾漢等處與枯倫白爾七爾相距三日程不過仍進舊地而行度其情事難奔他所既無向往之處事更易圖又詳詢之鳥鎗鉛子火藥已盡鎗亦全無投順之人成羣而來所言甚悉令遣布達里赴京其妻在鄂欣家可令完聚皇太子幷與諸臣細問之此一大暢快事也土謝圖諾爾布係厄魯特大臣此人若來則噶爾丹之行藏即可決定俟來時再諭尔知之此語奏聞

皇太后萬安初四日駐宿初五日移營前向河之上流冰堅可渡處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初五日

諭皇太子

前諭曾云初五日移營行五十里在西爾哈渡口冰凍處渡河後於初五日溯黃河上流行十八里至喀賴因托海地方覲看黃河已凍即於其地駐營將冰鑿看厚盈尺甚堅將三旗分為三路路皆墊土初六日輜重亦

全渡此上流六里以外下流三里以外亦皆未凍衆蒙古驚訝咸云從來黃河之凍皆自北首寒處凍起如此和暖河皆不凍而獨於中一段結成厚冰不止鑾未曾見亦未曾聞渡河後晚至駐蹕之所王貝勒貝子公等之母妻俱至朕親至鄂爾多斯之地始知此地蒙古居處皆有體貌觀其風俗規模舊時蒙古道理未嘗少失六旗王貝勒貝子公台吉俱相和睦視同一體不分彼此盜賊皆無駝馬牛羊不須防守或馬匹驚失至二三

年他人得之亦不隱匿送與渣克薩處令其原主識認王與貝勒之母皆非其生母伊等敬事之甚於生母殊有禮數可觀其他蒙古見此亦當愧死鄂爾多斯之生計皆佳牲畜蕃盛良馬復多雖微不及察哈爾之生計較之他蒙古其殷富遠甚其騎射之式雖不佳亦覺嫻熟多中今朕得黃河所產石花魚甚多有自口內賫送者亦有自蒙古賫送者甚鮮而肥膩味佳因皇太后不食大魚故未遣送朕駐蹕多日習見其水土

佳甚食物柴薪俱饒人皆相宜且不甚寒洌朕在克魯倫河四月間所服之衣此時尚可不用京師寒時每覺陰冷自內寒噤斯獨不然此亦一佳地也自茲以後則未知若何耳是日駐蹕於東斯海驛初七日駐宿料理鄂爾多斯所進獻馬駝諸物初八日駐宿初九日移營十四里駐蹕於察罕布拉克此數日揀擇鄂爾多斯所進之馬皆極佳而性復馴良鄂爾多斯捉馬時不用套桿但趨往隨手執之即住未見跅跑之馬幼年皇子可

騎者亦有之初十日移營行十九里駐蹕於胡蘇台十一日駐宿朕此來原欲相機而行令閒暇駐此天時復不苦寒惟就水草移營以俟噶爾丹困斃消息收納來降之人汝所遣來奏章於十一日早天未明時到本俱閱過發去之物料理畢即遣回朕所得肥雉三十乳酥一匣進獻

皇太后餘俱照書付之此地肥雉甚多恐需驛馬故不多遣此等處亦照前咸令知之特諭康熙三十五年十

一月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一日發報未久來降之厄魯特烏善台至細詢之彼於十月初六日來者所言與朕前遣往京之人無異但云噶爾丹欲使察罕沽英寨桑來奏正聚集其牲畜事若果真今已將到問詁之頃噶爾丹之大寨桑土謝圖諾爾布至乃彼緊要之人今知彼情事極為明晰詳盡噶爾丹困憊是實事於月內必有端緒其餘大槩皆如前

人所言欲往哈密其意已決聞副都統阿南達率兵堵截或未必前去似有駐扎於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情狀土謝圖諾爾布其人頗優亦壯健擕來之人八十口噶爾丹若遣使來朕亦酌量遣使朕駐師於此可致噶爾丹困斃又聞噶爾丹既無生計時已嚴寒步行者衆其將何往譬猶穽内之獸必自斃耳為欲早使聞知迅速遣諭可奏聞

皇太后并傳知宮中諸大臣皆令聞之康熙三十五年

十一月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二日駐蹕於夸托羅會十三日駐宿是日上駟院侍衛瓦色阿薩納送馬至薄暮閲馬俱肥壯與朕帶來閒日更替騎乘之馬相似我軍之馬皆未甚瘦亦尚有極肥者觀此時甚與駝馬相宜十四日駐宿將鄂爾多斯所獻之馬揀擇始畢發御馬羣七十一匹大馬羣六百十一匹駱駝一百四十三隻十五日駐宿是日閒暇無

事將我軍中歌者鄂爾多斯之歌者及厄魯特之歌唱彈箏者二人令之歌其厄魯特之歌者雅克西云我年六十五歲厄魯特四部落之主皆曾見之今見聖主德皆全備仁慈無所不周恩惠無人不洽諸凡蒙古咸加撫䘏不棄貧賤我舊主則不然一切人皆不令見惟自為尊大而已由此觀之興主真天縱之人也十六日駐蹕於即格蘇台十七日駐宿是日報至即遣回朕令循河岸而行歇息馬力以俟音信可將此奏聞

皇太后幷宫中咸令知之諸皇子亦令知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來人於十六日早到諸事皆悉以奏聞皇太子所問甚周密而詳盡凡事欲皆明晰之意正與朕心相同朕不勝喜悦且汝居京師辦理事務如泰山之固故朕在邊外心意舒暢事無煩擾數時優閒冀此豈易得乎朕之福澤想由行善所致耶朕在此凡所

遇人靡不告之汝之如此盡孝以事父凡事皆誠懇肫切朕亦願尒年齡遐遠子孫亦若尒之如此盡孝以敬事汝矣因洞悉汝諸事敬愼故書此以寄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

十九日我師駐宿巳時賫揚古伯急報奏章至聞知噶爾丹遣人乞降茲以賫揚古所上章急令聞知故遣馳報可奏聞

皇太后恭請
慈安宮中竝使聞知宣諭諸大臣茲事雖未明晰朕自有裁度汝等勿慮朕嘗謂噶爾丹破滅已盡以令觀之斯言殆適合也為此諭知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諭皇太子
朕此地和暖問鄂爾多斯之地亦言暄和寧夏地方較京師更暖故皆種稻田此地殊不覺陰冷體中不甚熱

亦不甚寒或係地方之水土佳故無病人也我軍全營未聞有一人身體不安者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十九日遣報時親近侍衛阿南達奏章適至噶爾丹遣往達賴喇嘛及瑚瑚腦兒處之心腹喇嘛索諾木拉西等俱於朕所指示堵截之地盡皆擒獲故將其原奏章謄寫發往共人一百六十口馬八十餘匹駱駝百餘匹

駝馬俱瘦食物皆盡從噶爾丹處行經一月於蘇爾河地方擒獲噶爾丹遣往西域書十四封欲皆翻譯洞晰其情然後報知故未即發十九二十兩日譯畢觀彼將破敗困迫情狀俱行掩飾極其無恥卑微至於不堪譬之掩耳盜鈴曾不知達賴喇嘛瑚瑚腦兒聞之已久矣十四封書雖無用亦俱謄寫發往可將此繕寫奏聞皇太后宮中皆令聞之滿洲大臣令其觀看特諭二十日晚駐營時阿南達又遣俄齊爾圖車陳汗之孫嘎爾

丹多爾濟所使阿由寨桑賫奏章前來亦謄寫發往皇太子欲知始末情由問之阿爾尼自悉矣又諭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二十二日宴饗鄂爾多斯按等級賞賜二十三日回師駐蹕於胡蘇台二十四日駐宿擬至湖灘河朔時駐數日湖灘河朔距此地八十里將軍薩布蘇有疾以朕處所有西洋藥露盡賜之前自京遣來副都統巴林病係

勞症欲以賜之此露已盡不可不備此諭一到貯於數小玻瓈缾内寄來巴林病篤未必能還再有此等遠來者不必遣之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汝佳否此地冬至前後乃大寒冷不能過京城嚴寒之日見蒙古之於寒冷甚為畏怯大不及吾滿洲漢人朕躬自朝至暮操弓而行蒙古偶射尚亦不能朕所衣狐肷裘銀鼠掛所戴小暖帽蒙古衣大皮裘以

御製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諭皇太子

二十五日之晨噶爾丹所遣格壘沽英杜拉爾寨桑至較朕昔年見時藍縷顦顇宛如老乞丐詳問其情狀噶爾丹之欲降蓋是實也其地之寨桑頭目人等附書者亦甚衆具言此事丹即拉慫慂倡說又以事關重要特為詰問噶爾丹之意見言詞生計困憊等情事其說冗長不備書惟以噶爾丹之來降實情大槩書寄可照前

奏聞傳知康熙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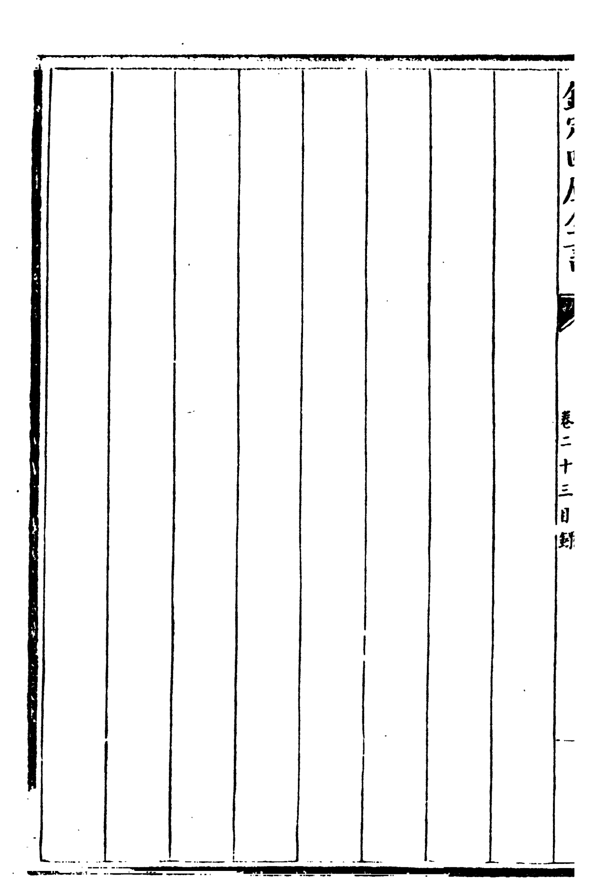
諭皇太子

恐格壘等知朕旋師因宣言初三日移營向邁達里進發彼既行而遂乃旋師矣初八日至右衞師旋即遇大寒我師背寒南行尚屢苦凍北往之人征行實難軍中之人稍强自支持者皆致於凍新滿洲索倫喀爾喀厄魯特亦有凍者渠等亦皆謂大寒朕躬幸不致凍於强自支持之中猶覺有光矣如此嚴寒朕未嘗見每晚慮

商旅人民及跟役之輩或致凍斃多方善護卒獲無恙
衝冐寒冽畢竟滿洲為最皇太子毋以朕既入關遠來
迎接朕自有旨家中寒冷未審如何此等情事照前
奏聞傳知此諭書於右衛將軍之署欲更詳悉書之事
既長冗而紙幅亦已盡矣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初十
日

聖祖仁皇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二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目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朕駐蹕岔道之日初八日早遣往諦巴處員外郎保柱奏章至故謄寫與車克楚所報之書一併發往傳示議政大臣因發報之便恭請

皇太后萬安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八日

諭皇太子

初九日遣往根敦代青貝勒處理藩院主事訥爾布以筆帖式効力倭里來稱伊等於十一月二十九日到彼根敦代青於伊等未到之前十一月初三日病故宣頒諭旨畢於十二月三十日言旋以二月初九日還至言彼之力量不克征行初十日大將軍費揚古送到厄魯特來降之阿玉西於十二月初九日自彼來投言噶爾丹在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所存者僅三百餘人此諭

與諸大臣閲之其大槩及詳悉所問之處再書以示之自噶爾丹處來降於大將軍者厄魯特男三人婦二人之中有前所驛送之阿玉西問彼噶爾丹今在何處汝自何處來以何日出離本處阿玉西云我與塞卜屯巴爾住爾虧得和少齊同在諸胡爾瀚海之裏界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塞卜屯巴爾住爾虧得和少齊過瀚海往巴爾庫爾地方捕獸我來向薩克薩圖胡魯克於十二月初九日投奔聖主而來噶爾丹之處現在吳爾占

札卜車凌奔塞冷阿巴阿拉爾拜訥顔格隆有名目者六人再壯弱男人共計不滿三百察罕沽英察罕石保塔爾達爾扎巴罕滿濟等共三百餘人向畢齊巴牙而去袞臻之子多爾濟塞布屯等幾四百人亦齊向畢齊巴牙而去杜爾白特車凌等約百有餘人向額隆古河而去拉思輪等幾六十人向科卜度而去濟木巴車爾貝令徒行矣又問噶爾丹居此薩克薩圖胡魯克地方乎馬匹牲畜幾何生計若何阿玉西云噶爾丹等候格

壘沽英及遣往哈密之哈爾海達顏其有二馬之人少
有一馬之人多而無馬之人亦甚多所居帳房所用食
物皆無火藥鉛子已盡盜賊甚衆困蹙至於已極遣往
阿喇卜坦之車凌奔既還其所言云何我未聞知大槩
不與噶爾丹來會又問曾言噶爾丹至薩克薩圖胡魯
克地方於春時收輯離散之人曾收輯否耶阿玉西云
離散之人何處尋覓假令得之以何養贍自此以往潰
散殆盡耳又問春時彼地馬得肥乎今馬臕何若阿玉

西云馬甚瘦畏盜賊而晝夜牽綫之其何能肥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初十日

諭皇太子

朕於十二日之晨自宣化府啓行日中時駐蹕左衛視事既畢正封題遣發適阿南達奏章至復啓封將阿南達奏章謄寫發往照前令看嗣後凡有令看之諭裕親王亦示之朕此處賞賚需用貂皮現今四執事橱內有百四十張照此等貂皮四百張較此略佳者百張共五

百張御用緞匹蟒緞粧緞倭緞共百端又黄河冰解須用簟繩可將長百丈餘甚粗新簟繩三副長百丈餘細新簟繩二副共載一車定於二十日送至右衛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二日

諭皇太子

朕此處會議寧夏之地各處征調皆便朕親至寧夏相機而行定議如此因與大將軍伯費揚古商之大將軍伯費揚古亦以為宜往遂公同定議發衆兵馬由邊外

前往朕減省隨從之人由尚書馬齊所立驛站之路行十九日從大同起程康熙三十六年二月十八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自大同起程覽民生情狀不甚貧困糧草充裕與前所聞不同後來之駝騾可以不致阻滯矣自火水口至三岔百姓生業皆平常自三岔駐蹕李家溝之日地乏水泉前行嚮導豫貯水三百甕以備扈從人騎之需正行之頃天忽大雪又百姓自李

家溝來者言嵓嵐州小尊乾河水來已三日地方恐御路泥濘築堤壅之三岔乾河之水早間亦流至韓家樓亦築堤壅之言之不已朕至韓家樓觀看其水甚大小尊乾河之水築堤處深六七尺於是決開二堤申時水至李家溝下營處其深可沒馬腹明日自李家溝至鄢堰邨五十三里水亦稀少仍貯水如前且山嶺險峻跋涉維艱前一日之雪因風凝聚如堆積之狀驅車人衆食此不致困乏而至因無地可以安營遂駐蹕山巔山

之南約一里許覓得一河前所行之人未見此河也百姓亦隱而不告此路馬齊所經過者詢之便可明晰朕初不欲書示但扈從人員與地方百姓共知之事汝若聞知恐以未書諭為懷故特諭之此亦偶遇之事非關奇異二十八日至保德州黄河水勢平緩較湖灘河朔水勢更平而不甚深以篙探之可至於底此等情事奏聞

皇太后傳示諸臣自哈密擒送噶爾丹之子塞卜屯巴

爾任爾解送京師路由大同宣府附近塞垣朕深以為慮此子豈易得之者耶至保德州時當令送往太原由太原至京較大同之路所遠不過三百里耳皇太子可與諸臣議遣部院大臣及司官往視同至京城大約於三月初五六間方可至朕所俟到京作何處置另發諭旨康熙三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諭皇太子

朕於二十八日巳時至保德州即傳示各以次渡黃河

二十九日晨因書給賜諸臣扁額遂爾稍遲於是日巳時往看已濟者尚爾寥寥於是朕躬御小舟以粗簟繩徑河横牽則往來過渡甚為便捷滿漢諸人無不稱奇洵大有益也皇太子所送簟繩甚佳堅固而不致斷折初一日俱渡訖於初二日啓行可謂甚奇大有裨益因寄信與皇太子亦令喜悦又俄木克圖哈西哈已到塞卜屯巴爾住爾亦接踵而至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三日

諭皇太子

渡黃河入陝西界山河地境形勢大異朕所經地方可比似者絶無城堡多在山巔不見一邨舍巖崖之下穴居而處平地少山之上無不耕之土民質近於忠厚兵卒健利野多獸跬步難行山雖平而澗壑最險水土佳人鮮病疾去神木縣四里即邊口鄂爾多斯蒙古多入邊來迎董魯卜王之母及其妃皆來請安是日初四薄暮噶爾丹子塞卜屯巴爾任爾來至見其身甚短小人

亦庸下初五日即遣送京師至京緩其處分俟其父噶爾丹之信其至京日如何集衆令視之皇太子與滿漢大臣同為詳議具聞然後遵旨行為此諭知上俟皇太后萬安以此奏知宮中亦傳知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四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自神木縣往榆林之路皆沙磧崇岡甚為險惡非行兵之地觀此則知古人拓地興師

修築長城竭天下脂膏於西北者未可謂非必非令人之所能也特仁者所不為耳朕隨行諸臣侍衛護軍執事人員不過四百人且不勝煩勞數萬軍旅何以率之而行乎硼壑甚多而砂礫又深故從榆林出邊於鄂爾多斯之地徑往寧夏陝西巡撫按察使來迎覲其人年老而衰頽殊不及山西巡撫倭倫將軍馬思哈奏報趙良棟於三月初四日病故其子天津道當速令聞之并令速回宣化府知府范時崇居官稱善而行已不苟可

補授天津道宣化府亦係要地捕盜同知祖永泰為霸州知州州時居官稱善而行事不苟可補授之俱著迅速赴任朕行道遠而奏報間隔嗣後從行在遣發之書即於次日内遣回其間若有諭旨則每事覆答亦於次日内遣回從谷省來京之人可詢今春風景何如雨水何如即寄信至朕躬雖在軍中而慮周天下晷刻亦不能忘此心此意何時可釋此奏章於初七日午後到即時將進獻

皇太后等物親視包裹本俱覽畢即將報批發至上燈時寫完即遣回嗣後報到之日時俱於本内寫明奏聞朕巡察山西陜西等處惟萬民觀瞻是重行事恐有未愜日切敬慎與南巡相同決不少自寛假幸而兩省兵民因朕撫𢚩年久皆相感戴聚集輻輳亦不令警蹕朕躬自念薄德稍有不當何以副兆人之觀聽爾皇太子勿以為懷若類明武宗之所為朕不言旋也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七日

諭皇太子

遣送塞卜屯巴爾住爾三等侍衛克西圖先是於宣化府馳驛迎至中衛攜來今仍令其解送大將軍伯費揚古處送來歸降之噶爾丹所屬厄魯特一人阿喇卜坦所屬厄魯特一人馳驛送至詢問伊等之言一併謄寫寄往十三日自副都統阿南達處令送來之博羅特寨桑和朔齊來至此人口供亦書之寄往自出榆林邊口其地頗佳而路近此路若非朕詳問而來前赴寧夏亦

甚跋涉艱難矣初四日自神木縣地方因噶爾丹之子塞卜乇巴爾住爾之故行文前往至十六日未到不知因何遲誤是日未時始至又十五日早京師所送魚網到朕料理軍務但思維如何可得噶爾丹使後日邊塞永清無事何暇捕魚耶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十六日

諭皇太子

恭請

皇太后安十七日入安邊塞垣駐蹕前馬奇查看境路

曾言安邊僅有四井百姓聞朕之來舉首城內外隱瞞之井二十有餘進塞垣處有二水泊營南又一水泊水甚足用是早天降時雨至十八日夜半極其霑足駐宿一日馬奇查看定邊堡亦云止有四井今泉涌沸而出水成澗流邊外相近處又出三水泊花馬池之地馬奇言有九井今有三十餘井邊外五里有大水泊安定堡舊井新井三十三處以此凡所經過水皆充足十九日阿爾畢特瑚攜尼麻唐胡圖克圖至詳奏其事本日大

將軍伯費揚古奏報自厄魯特降來二喇嘛情由人尚未至事局似佳故謄寫示之俟人到詳加詢問再為諭示朕於三月初四日見塞卜屯巴爾住爾時即寫諭發往令諸臣會議此諭若應於四日内到則初七日可至京師速行議畢即於初八日馳送十一日可達朕所朕於是日批發十六日至京則塞卜屯巴爾住爾到日正值其時乃俟後發之報至始於十一日齎復十六日方到雖本日發回計期二十一日前後方能至都塞卜屯

巴爾佳爾到京已多時矣報發於十六日其間若有隔斷恐

皇太后以為何故稽延故於二十一日之早寫發此諭兼令諸臣觀之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二十一日駐蹕於安定堡二十二日駐蹕於興武營水皆足用朕自經榆林以來行路之頃每率綠旗汛兵圍獵以觀其技勇沿邊綠旗兵卒

人材壯健自不待言且其隊伍整齊騎射嫺熟與素日所聞不爽二十三日駐蹕清水堡有河二十四日駐蹕橫城堡二十五日駐宿於黄河岸朕親視渡河日未暮渡畢二十六日抵寧夏風土尚佳貨食饒裕兵士精強馬皆肥壯馬思哈等所統之兵馬膘亦肥朕親乘之馬一無所損而至膘尚有八分者軍衆馬駝僅能至此蓋由途間乏草塵土更多山岡與平曠之處無非砂礫故跋涉頗艱自古兵行未有經兹路者尚書馬奇奏言自

京師至寧夏道路里數二千七百二十里嚮導布達等奏言自京師至榆林自榆林由邊外入安邊口以至寧夏道路里數二千六百里學士楊舒以繩量道路里數自京師至榆林自榆林由邊外進安邊口以至寧夏二千一百五十里除各處駐宿之六日凡四十四日而至自寧夏丈量由歸化城至京師斷不過一千八百里路甚捷近而易行水草俱佳頃朕所經之路反迂曲而稍遠矣即遣中使往京去訖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二十八

日

諭皇太子

三月二十九日晚大將軍伯費揚古報聞朕所遣員外郎博席希等還至及奏所詢問情由但其人尚未至朕所俟其至日問明再諭在京諸臣時望亟聞朕軍中消息故即謄寫所奏之書以閱三月初一日辰時發行遣往策汪拉布灘司務英圀還至其言與主事常明同當此發報之時恭請

皇太后萬安此事令在京議政諸臣會同抒其所見具議以聞又京師日食幾分如何光景明白書寄為此諭知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一日

諭皇太子

朕至寧夏幾及十日每日籌畫儲備兵馬錢糧無晷刻之閒其在路也晨則蒙霧露晝則冒塵沙口疲於誡誨手胼於鞭轡行數千里之外以至於斯者亦秖以此子遺之噶爾丹之故也朕於此時若在京師晨則可以周

覽雜花晝則可以布席樹陰鳥鳴之聲可以悠然而聽熱則靜以息而涼則動以興非不知安怡之為可尚也亦惟是此心欲了畢大夫之志意耳皇太子至孝人也抑或見花開之色聞鳥鳴之音覩在沼之游鱗觀上林之馴獸念及朕在斥鹵砂礫絕塞之地勞瘁艱難其痛於心而慕戀之耶然毋以朕縈慮也惟日夜於國家之事必盡其心有暇則披誦經史覽前世得失之跡以自適其心為此特諭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四目錄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四

北征勅諭

諭皇太子

三月十九日尼麻唐胡圖克圖卓爾莫隆喀木布到前已遣報其中情事因彼甚為秘密故未詳悉書寫今此事俱已明顯殊覺恠異於是不以為煩將始末詳悉書寫遣發令皇太子知之可細閱焉尼麻唐胡圖克圖到

後朕念達賴喇嘛夙昔和順因體伊等秘密之意將尼麻唐胡圖克圖卓爾莫隆喀木布令近至御前朕左右惟有一等侍衛關保海青三等侍衛喇西餘無他人伊等奏云老達賴喇嘛戊年已故小達賴喇嘛已生今年十五歲我等地方仗達賴喇嘛以存達賴喇嘛身故之時即欲奏聞竊恐生變又因喇嘛遺言及白賴奔奈冲奈冲者與巫覡相同降神推測之喇嘛之言必令待至相合年歲始聞知

天朝皇帝及衆施主故於今年十月二十五日始出禪

定令衆叅拜此事諦巴於差遣我等時令於佛前立誓必親見皇上密奏其他處俱以達賴喇嘛出禪遣告而未明悉其故奏訖朕將伊奏章并所獻達賴喇嘛之像於原封之外面同伊等加封押以鈐記乃諭之云朕數年來久知達賴喇嘛已故若達賴喇嘛尚存則叅木巴泰木布胡圖克圖噶爾丹西勒圖七七克塔賴喀木布濟隆胡圖克圖等斷不如此妄行喀爾喀厄魯特亦不致破壞故朕降以嚴旨令諦巴輸誠吐實密以奏朕朕

亦密藏之俟十月初旬啓封宣示内外四十九旗喀爾喀衆渣克薩令為已故達賴喇嘛誦經致賵為小達賴喇嘛遣使稱賀既降諭旨於是命寫勅書其辭曰諭掌瓦赤喇呾喇達賴喇嘛敎弘宣佛法王布忒達阿布迪朕臨御天下統理萬邦溥播仁恩懲創亂逆其抒誠恭順者則必嘉奬眷愛馬尓布忒達阿布迪先與噶爾丹同謀凡事惟左袒厄魯特而行將僨事之濟隆胡圖克圖堅留不遣其時朕以為達賴喇嘛若在斷然不致如

此故特降嚴旨於爾覽爾奏奉聖主嚴綸訓誨心甚憂懼今惟謹遵皇上諭旨竭力黽勉自知過愆引罪陳奏朕與達賴喇嘛道法協一多歷年所有不垂念之理乎且爾土白特國朕若不撫受垂顧得以安生樂業乎濟隆胡圖克圖乃達賴喇嘛特遣以和合喀爾喀厄魯特之人彼不和解喀爾喀厄魯特反導引厄魯特入喀倫之內與我師相戰情罪殊為可惡務必送至朕依爾所奏請從寬宥其身命全其戒律班禪胡圖克圖應於何

年月日前來爾從容定期具奏噶爾丹與我抗拒為我師所大敗兇逆之寇情罪重大瑚瑚腦爾決不可存留其女爾必令送至若不遣送則咎在汝矣噶爾丹若伏罪投順其時另降勅旨令尼麻唐胡圖克圖至以爾奏請之語俱密奏於朕前朕亦密降諭旨朕之素志惟欲普天率土咸躋雍和同臻安樂以此惓惓於懷若摘發隱事以傾人國斷不為也嗣後爾益加恭順不違朕旨以行朕亦棄爾前非嘉惠如初如此則爾土之民得沾

利益而尔亦常享顯榮不替矣為此特遣正使理藩院主事保住副使主事薩哈連頒此諭旨幷賜緞六端二十八日引見二十九日之晨遣行是日晚遣往策汪拉布灘處司務英固至奏云臣從波羅塔拉回因部中遣往策汪拉布灘咨文到即持此咨文返至策汪拉布灘處策汪拉布灘甚喜即遵旨領兵搜剿噶爾丹而來距薩克薩圖胡魯克二十日之程有達賴喇嘛之使達爾罕厄木七到彼言達賴喇嘛已故十六年小達賴喇嘛

已十五歲矣今爾等各安居本土不必起兵遂按兵而退臣知其不能有濟亦還達賴喇嘛之事西北諸人皆已聞之等語是日阿南達奏稱嘎爾丹多爾濟遣人來云瑚瑚腦爾之渣木巴稜喀木布致書有令我整備器械來與瑚瑚腦爾會盟之語我今屬聖主之人向來從未與瑚瑚腦爾之盟故我未前赴煩將此情事奏聞因其如此朕欲為達賴喇嘛秘密其事亦屬徒然且應詢問之事復多遂將尼麻唐胡圖克圖召回於初二日復

至令諸臣傳旨諭之曰爾等秘密之事朕垂念達賴喇嘛深秘密之槩不以告人今爾之使達爾罕厄木七等皆已傳布盡人皆聞朕獨秘密之何益爾等可與喇嘛等公同啓封將奏章翻譯并觀達賴喇嘛之像因令此地喇嘛與尼麻唐親將封啓視泥塑達賴喇嘛之像其頭項處斷落在旁其時喇嘛等及諸臣凡所閱之人皆相驚訝云此事若於伊等去後開視或於十月開視以致如此我等殊覺索然天心與聖主每相符合正當尼

麻唐猶未遠去而英固等適至乃伊等親身明晰此事本末皇上之誠信優待達賴喇嘛之處亦昭著矣十六年以來種種假託達賴喇嘛之言俱已顯然達賴喇嘛果有知亦應感戴聖主而不能不致憾於諦巴由此觀之諦巴於土白特國所為不善不言可知矣因無不贊頌而尼麻唐等甚為惶悚頓尔仆地口不能言惟自嗟怨此乃我等惡兆而已諦巴奏章云總統天下率土咸福文殊菩薩至聖皇帝蓮花清淨座下謹奏言為衆生

不幸第五世達賴喇嘛於壬戌年身故自
太宗皇帝道法合一癸巳年至京師道法合一以來此
地佛門最大者達賴喇嘛世間最大者壽與天同明並
日月大護法主人一應事情意雖切欲陳奏奉掌管占
卜護持經典白賴奔柰沖之旨但召親近侍奉之人達
賴汗達賴巴圖爾告知之此外雖各親屬是年以前皆
勿告語欲將此故陳奏心殊懇切但達賴喇嘛之旨及
護持經典柰沖語甚嚴切故未能陳奏惟聖明鑒之第

六世轉生淨體因有避忌尚未叅拜俟至其年月日時奏知壽與天同至聖天朝皇帝大護法主始令衆聞知至所指定避忌之時至聖皇帝之外餘皆勿使聞之將護持經典奈冲所戒情由遣尼麻唐胡圖克圖卓爾莫隆喀木布等密奏惟明鑒之訓誨諭旨垂愛不絶其出舍利焚葬等事推算未及於此故爾完厝今因貴奏章為利益生靈於壽與天同護法主人前獻便於供養達賴喇嘛之像乃臨終牀簀之鹽拌和塑成此喇嘛像若

欲一心虔供陳設香燭意謂當獲福慶謹將喇嘛像并上等珍寶數珠氆氌等物於七月初旬吉日謹奏又經典一部載寫達賴喇嘛之始末及生死遺言因其繁多翻譯甚需時日在此喇嘛不能翻譯事務亦不甚緊要待章佳胡圖克圖到日譯完再遣覲此等情事十六年間朕所差往喇嘛等欺誑於朕至於已極無可憑信惟順諦巴之意總非實語此中丹木巴塞爾即堅稱親見達賴喇嘛尤屬可惡皇太子率理藩院大臣官員將默

爾根綽爾即以下喇嘛等俱傳集於栴檀寺將此情由說知即將丹木巴塞爾即拏問併其徒俱拘於理藩院彼二處所有房舍俱令封守今年正月初一日朕躬及皇太子問默爾根綽爾即倡言達賴喇嘛尚在今何以實蹟顯露由此觀之飼犬尚能吠面生之人猶為有益豢養尔等喇嘛全然無益以此言譴責羞辱之將此十六年來遣往西域喇嘛等俱令清查各取口供啓奏喇嘛等令作何狀亦寄信來此情事令大臣看閱并於

皇太后前口奏大略以
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諭皇太子
朕至此以儀器測驗北極較京師低一度二十分東西相去二千一百五十里今安多以法推算言日食九分四十六秒日食之日晴明測驗之食九分三十幾秒竝未至昏暗見星自寧夏視之京師在正東而微北初三日雨此竝令知之兼示諸臣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

五日

諭皇太子

自定邊至寧夏沿路皆沙磧無草鹹蒿鹹刺沙蒿度笈草之外皆斥鹵地也寧夏附近皆稻田引黄河之水以布種無事栽插地方水土不甚佳於人不甚相宜想皇太子欲聞之故爾示知黄河沿岸及邊外草極佳軍中之馬悉驅而牧之草青馬可飽也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初五日

諭皇太子

初七日遣往噶爾丹員外郎博席希來降之格壘沽英杜拉爾之子吳巴什俱至丹即拉之使察漢代曾遣還今復來至格壘沽英杜拉爾滿濟噶爾丹之使拉麻察卜丹即拉之使老卜臧等尚未至謄寫詢問伊等之言及噶爾丹之奏疏稍等待之於初十日早滿濟老卜臧來至申時遣往阿喇卜坦丹津汪布箏帖式赫塞策汪札卜王之長史馬尼圖等至喀倫奏報之事大將軍伯

費揚古報聞之事俱至初十日晚格壘沽英杜拉爾拉麻察卜等來至詢問伊等之言謄寫一併寄去觀噶爾丹情狀與丹即拉實不相協令阿喇卜坦丹津汪布又遵朕命心向我國誠哉彼人心離散困於饑饉也令移向額黑阿拉爾者以有魚之故耳豈其有從往之人歟頃來歸之人接踵而至彼之消息絡繹而聞朕心決定事機而後行斷不輕忽亦無急遽也今轉輸餉糧皆已籌畫完備征行師旅皆已調度周詳惟待其消息故時

日未定耳糧饟草豆隨營之米粟駱駝騾馬糗糒之屬皆大有餘竝未苦累官員兵民也書至此朕所遣前鋒侍衛哥薩穆等擒厄魯特夫婦兩人至哥薩穆等奏言我等謹遵諭旨指授於三月十九日自寧夏起程閏三月初一日至古爾班賽漢之地得此厄魯特來還等語厄魯特人札木蘇口供書於别幅為此諭知可示之諸臣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一日

諭皇太子

二月間朕躬親赴寧夏欲招徠瑚瑚腦爾等西陲厄魯特故將情事宣示遣台吉阿拉布潭得木楚克都統杜斯噶爾商南多爾即等曾周詳訓諭令之前往其先未知事之成否且恐或至用兵亦未可知故未遣報令觀阿拉布潭等奏章言瑚瑚腦爾台吉等俱已歸順將欲趨赴行在矣兵革未嘗一試而西陲之厄魯特盡皆收服大喜慶之事故速報之策汪拉布灘已屬於我阿喇卜坦丹津汪布已遣使至亦屬於我朕在此喜悅烜赫

不待言矣惟旦夕之間將噶爾丹或戮而送至或擒而送至朕坐以待之耳為此降諭令議政諸臣看閱於皇太后前奏聞宮中咸令知之阿拉布潭等奏章及詢問厄魯特阿喇卜坦來人之言謄寫並發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經理軍務完備於十五日向白塔啓行所經理諸務俱詳悉謄寫發往白塔乃黄河灣曲之地鄂爾多斯杜

稜公之哨口此書到後奏報不必由邊內遣發令出沙虎口於邊外遣來可近千里而路亦易行邊內之地險惡不可勝言當雨水溽暑之時人中熱而馬倒斃者必多寧夏之地為瀚海之中年老及體弱之人不甚相宜雖無病人而腹中不調顏貌瘦損者往往有之在我衆則全不覺也寧夏距賀蘭山之邊百餘里水草之佳不必言朕隨行諸臣侍衛護軍執事人之馬及御廄之馬駝牛羊俱於察罕拖會地方牧放此二十日內俱略覺

肥壯未嘗於地方取一束草一勺豆以為飼養之用故米豆芻茭存剩甚多諸路運送俱著停止即於所至之地各處存貯朕此番遠行專為籌畫糧餉酌定軍旅進止機宜而來其可為勞苦百姓煩擾地方之事乎今事務完備故詳悉書寫特示可以此與議政諸臣看之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十五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沿黄河而行見其地甚佳草

亦甚茂薪樵足用渣克木桯柳杞柳阿爾塔哈爾哈納
蒙奎哈爾哈納等物皆有之黄河之曲其林藪處則有
大鹿野豕平曠處則有黄羊之類雉兎有而不多因行
兵不事圍獵於洲渚間乘舟以往略張步圍耳米穀俱
以船載至白塔從白塔地方朕親視陸運使人人皆如
朕奮勉事當可成矣俟至白塔後遣内使於
皇太后前請安比報於二十三日四更時至即於是日
酉時遣回康熙三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三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自白塔行二十五里駐蹕於二十九日親閱前鋒軍士及黑龍江兵啓行初一日親閱鳥鎗兵緑旗兵啓行糧餉悉由水路於黄河順流運載除前沿路所食之糧不計自初一日始計足四閱月之糧給之前往馬駝肥健軍容嚴整朕駐蹕之地以繩度之去兩狼山一百二十里沿路無水漢人名兩狼山蒙古呼為哈爾哈納於是集軍中駱駝於于成龍未至

之前運送糧餉過此無水之地待此運載駱駝還至之後朕即旋師前伏暑而還自京師乘來馬及前所遣馬皆肥駱駝亦佳有言由水路行八九日可至湖灘河朔其負載馬駝不能前赴由陸行可得二十日待起行之時再為報之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一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朕所籌畫軍務皆已完備運送糧米於狼居胥山駱駝皆無恙載到於初五日還初六

日駐宿一日令馬駝渡河擬定軍衆由陸路遣發朕於水路啓行櫻桃進到朕以果實縈懷如此朔漠窮荒何事三度親臨耶自後毋送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初二日

諭皇太子

朕於初七日巳由水路行黃河多曲岸則泥濘居人稀少應官之馬不可得凡奏疏俱令前赴木納河朔以待其師衆仍由陸路而往留内大臣索額圖於白塔地方付以鳥鎗兵二百名各旗馬一千四百餘匹朕軍中所

擕餘米八百石如去年留尚書班第以備接濟回旋兵丁人役商旅也委任明白朕始啓行初謂四日可至木納不意日來多風波濤甚大程期稽緩十四之夜朕前經過時所見之額爾得尼班第達胡圖克圖遣人來告云今日薄暮有一小船言欲奏聞噶爾丹已死丹即拉俱歸降之事極為緊要情形甚是急速是以我之胡圖克圖以此喜音令我馳騎而來奏知皇帝朕因連夜令人覔馬由黄河兩岸前迎又以小舟逆流迓之十五日

辰時散秩大臣布克韜至奏云上以小舟留於內大臣索額圖處曾諭以朕往木納之際若有緊要事情馬難驟至則令乘此小舟速赴行在今緊要喜慶之大事無有過於此者故著臣等星夜趲程臣等兩日夜至此賫有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等語令將大將軍伯費揚古奏章謄寫遣發外其噶爾丹首級令速致之一到迅送京師朕三次遠臨絕塞者以此賊不可一日姑容之故也所見若不明決豈肯貽笑後人而為此舉乎茲賴

天
地
宗社之福諸厄魯特皆已收服蒙古諸國靡有一不來
臣者俟噶爾丹首級解至京師時可傳集諸王貝勒貝
子公滿漢大臣官員明告此故令會議覆奏送來朕心
不勝喜悅持筆不能成文匆匆發諭康熙三十六年四
月十五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汝皇父薄德何意如此福慶凡
所至之地指畫之事無不脗合此皆
天
地
祖
宗之眷祐也今此普天率土寇敵之言再不聞於耳矣
朕懷抱已愜讐怨盡洩皇太子踴躍歡忭更當何如康
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諭皇太子

朕順黃河之流行十日尚未至木納水甚險而舟行可畏不可輕忽視之前曾詢問言四日可抵木納故令凡所奏報俱於木納等候今以舟行遲緩故遣司官從木納迎來於十六日至行在其遲緩之故以此又沿河一帶捕牲之處甚多洲渚間麅豕與雉皆有之河內魚雖不多而亦不致缺乏雁鴻甚多河套之內乃鄂爾多斯之地河之北乃喀爾喀之地再偏東則烏拉特之地烏

拉特生計甚饒牛羊充裕兩岸老幼男女擁塞稽首以此亦略擔遲因慶賀殄滅噶爾丹進獻駝馬牛羊者無數舟行時皆未收納惟以我軍所捕之物令彼飽餐而遣之蒙古等懷德畏威至於已極朕今惟致噶爾丹首級振旅京師長享太平為急務耳康熙三十六年四月十七日

諭皇太子

朕躬安善皇太子佳否十八日過木納七起爾寨來

問彼之詞抄錄寄去外朕面加細問噶爾丹之死飲藥自殺信然矣或衆謀而毒以藥抑自飲藥俟車木卜藏卜來時從容問明可耳朕大事已畢意殊寬適日與諸臣每一語及輒一為欣忭噶爾丹之屍聞已焚之矣然雖復完具亦不過一枯朽頭顱耳先是吳三桂屍亦焚致其骨糜爛之於刑人之市而棄之其往例甚昭然也

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二十日

諭皇太子

朕過湖灘河朔於三十日經沙虎口往張家口從邊內往則天氣暑熱而又當禾苗盛長之時邊外近而且涼今歲水草甚佳我軍之馬駝雖征行四閱月正值青草茂生無論貧富咸皆整飭一無所損失朕多方區畫必令全致之約略五月中旬可至京師京師之馬一無所需用此諭到後一切奏報皆從張家口遣奏御用茶湯冰水俱出張家口從驛遞來迎時當乳酥餚足蒙古等來迎者充塞於道食物亦多不必攜來迎接此等事俱

奏聞

皇太后并宫中咸令知之康熙三十六年四月三十日

諭皇太子

朕以去歲赴歸化城之路稍為紆曲故於驤藍驤紅正紅三旗察哈爾地方之中取路而歸蒙古生計殷實且時候正佳殊覺饒裕因滅噶爾丹爭來稱賀擁塞道路兩旁之山有麅間有別獸今以麅一隻乳酥諸物二函黄花菜一筐進

皇太后其宮中亦如此發往又與皇太子麾一隻邊内
暑熱至京佳否不可知因朕遠行日久聊見縈念不在
物耳朕於十五日前必至京師為此特諭康熙三十六
年五月初二日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第二集卷二十四